

晉

書

冊八

晉書卷三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九

王沉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顥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

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厥褚磬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賊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磬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譁譁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

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智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詢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幾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

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
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
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
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
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
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
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
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圖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
幽州大營器械召募勿塵率胡晉合一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
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
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

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
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
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曷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
浚遣鮮卑文騫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
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
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
疾陸眷并弟文騫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
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四
金銀各一簏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受稱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
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奮爲太常中書令李矩爲河南尹
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
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皆歸于琨浚
患之遂輶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

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黠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懿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惲爲青州惲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

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斂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清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年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

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顥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顥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顥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著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顥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顥清純體道中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顥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顥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顥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顥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顥兄玄孫序爲顥後封臨淮公序

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繼顚後恆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子藩 藩子達 聞 藩弟組 組子奕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斐射聲校尉父盼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闈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

信也。勣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勣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勣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勣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勣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勣所作皓旣報命和親，帝謂勣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勣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勣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勣謂馮紇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勣與紇同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闢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勣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

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
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
吳勣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予一人爲亭侯
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勣撰
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勣勣對曰諸王公已爲都
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
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勣思之勣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
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
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
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
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
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帝以勣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勣議以爲省吏不

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
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
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
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
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
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
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
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傲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
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
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
簡文案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
煩撓爲百吏所讐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
委事實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

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勘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勘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勘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勘表陳三公保傳宣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充土尤其勘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

詔以問勣。勣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
下上稱程，咸張憚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
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
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
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
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舊令史及
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
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勣及和、嶠往觀之。勣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
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勣。」帝將廢賈妃，勣與馮紈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勣
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
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勣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
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勣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勣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
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